

戰地鶯兆錄

李涵秋先生著



新民圖書館發行
上行
司公兄弟行

小愛
說國

戰地鶯花錄下集目錄

- 第十一回 結新知志士論交 淚春光偷夫罵座
- 第十二回 謁岳丈林耀華拒婚 請救兵趙璧如就道
- 第十三回 吃花酒貽誤兵機 失軍心巧來說客
- 第十四回 捕間諜全營譁變 釋兵權志士宵征
-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嬌嗔 證盟言秀姑訪舊
- 第十六回 敘往事暗訂意中緣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氣溢三軍 現眞相良緣成一夢
- 第十八回 薄總統老太婆暢談時事 宴嘉賓少夫人重敘幽歡
- 第十九回 喬吃醋香口吮蘭言 理殘粧嬌嗔試纖掌
- 第二十回 春融錦帳玉軟香溫 禍起璇閨刀光燈影

目 錄

二

- 第二十一回 因溺愛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歸故里
第二十二回 感擊愛異地結新盟 望和平公園開大會
第二十三回 憶墜歡玉人嗟薄倅 釋宿憾公子懶閒情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緣外緣有情人都成眷屬

小愛國說戰地鶯花錄

第十一回 結新知志士論交 洩春光僉夫罵座

賽姑走失之後，豈但林氏一干人放心不下？吾知讀書諸君亦復懸心彼美，恨不得立刻要去尋個水落石出。明知賽姑算是書中主人，或者不至有甚麼意外變故，不過迷離惝恍也猜到定然有一個人將賽姑劫奪而去，終因爲書中不曾明白發表，不免還有些將疑將信者。豈不願迎合諸君意旨也？想一直便敘下去，不至使諸君爲這瑣碎史苦其沈悶無如當時事實，却實在不能隨我所欲，定須另從一個人身上才可以將賽姑的蹤迹打探出來。所以我這一回書轉不能去敘賽姑，必先敘一敘這人的事蹟。這人究竟是誰呢？便是誤認賽姑做女郎，心念想娶他回來做妻子的趙狂了。然則趙狂這時候是否已經知道賽姑被劫，這句話却又錯了。賽姑在石龍鎮被劫，其時趙狂尙

不會還家須知趙珏還家之時業已在賽姑赴粵之後好笑這趙珏在北京時候無心赴試故意在文字上面鬧出亂子方鈞留他在京他又決意不肯方氏愛他想贅他爲婿他又極力堅辭凡此種種皆是趙珏鍾情賽姑恨不得立刻飛回家裏雖然一時間不能娶賽姑回來也可以借妹子的交游常常同玉人親近書外的人未嘗不暗暗笑他將男作女用這無謂的相思然而書中的人他又那裏會猜到賽姑原是喬扮女郎永無婚姻之望呢不料事出意外趙珏拋棄一切原是爲的賽姑及至到了家中他妹子方才告訴他賽姑業已全家大有書空咄咄之概初時別人還疑惑他因爲外間兵亂因此懨懨不樂後來兒將人家一枚戒指撩向鑑水裏燒得剩了薄薄一個金片兒母親湛氏愛惜女兒心重又數說了自家無限的話真個冤墳墳膺毫無興趣鎮日價長吁短嘆又

才。探。出。他。的。意。旨。並。非。關。心。大。局。依。然。爲。的。是。一。身。際。遇。凡。百。難。言。他。母。親。見。他。這。種。情。形。規。勸。既。無。以。措。辭。責。備。又。嫌。其。太。激。也。只。好。聽。其。自。然。罷。了。駒。光。易。駛。轉。眼。殘。冬。向。盡。又。是。新。年。南。北。紛。爭。益。形。激。烈。長。江。幾。個。督。軍。雖。然。勉。作。調。人。出。任。和。解。無。如。北。方。政。府。勢。不。能。甘。主。戰。主。戰。之。聲。鬧。得。煙。舞。漲。氣。轉。將。那。幾。位。議。和。的。督。軍。處。入。嫌。疑。地。位。這。時。候。百。姓。們。才。知。道。天。降。戰。禍。無。從。倖。免。只。得。忍。泣。吞。聲。坐。而。待。斃。所。幸。福。建。這。一。帶。雖。是。日。日。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却。喜。並。不。會。真。遇。看。戰。事。那。南。北。的。爭。點。轉。移。在。湘。鄂。各。地。去。了。方。鈞。領。着。營。軍。隊。此。時。剛。駐。禁。城。陵。磯。地。方。將。隨。大。軍。進。窺。長。沙。也。曾。寄。信。給。趙。珏。勸。他。當。國。家。多。事。之。秋。我。輩。男。兒。不。可。自。甘。家。食。如。故。鄉。中。沒。有。際。遇。不。妨。到。我。營。裏。看。看。機。會。覓。個。進。身。之。堵。這。却。是。方。鈞。的。一。番。盛。意。無。如。趙。珏。接。到。這。信。當。首。說。道。妹。子。你。年。紀。輕。不。知。道。目。下。南。北。的。大。勢。在。我。看。起。來。兩。邊。雖。然。勢。均。搖。當。時。便。拿。給。他。妹。子。趙。瑜。瞧。看。趙。瑜。看。畢。笑。問。道。哥。哥。意。旨。如。何。呢。趙。珏。連。忙。搖。首。

力敵不見得就能誰併了誰但是南方所標的題目比較北方畢竟好聽些。你想若是北方政府倣出來的事體果能饒服人心人又拿甚麼名目去反對他。無如他們全是挾着一團私見想要鞏固他們的北洋團體以至權利競爭着。着進行不瞞妹妹說我若是以政府爲然我早經在考試時候一般的作出文字來迎合他們的意旨不致名落孫山之外了方鈞他是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帶着軍隊來同南方對疊我又何苦不行乎我心之所安轉幫同他去殺戮同胞呢。趙瑜聽他這番話不禁嫣然一笑。道失敬失敬原來哥哥全抱的正大思想要算得民國第一個志士呢。趙玆正色說道你這話又錯了外間號稱志士的難道全是一些好人不成卽以南方諸將士而論其中也難保不薰蕕雜進良莠不齊一般也會有爭權怙寵狗苟蠅營的人物像這種人南方重用他他就做南方的走狗。北方重用他他就做北方的爪牙。惟利是趨問他心裏更沒有一毫成見難不成你也叫我去崇拜他。趙瑜笑道人家說了一句頑話又引起。

滿腹牢騷來了我此時且不同你議論時事倒是自家也須拿出一定主意畢竟向那裏去走走才好終不然老坐在家裏也非長策趙珏嘆道林小姐已赴廣東依我的主意倒想向廣東去走一趟趙瑜道哥哥如有意到廣東去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林小姐同我分手時候原說一抵省城就寫信寄給我讓我放心如今遙遙的已隔了好幾個月了他連一個字也不會到我心裏委實放心不下莫非他是病了因此不能寫信不然他斷斷不忍心忘記我趙珏笑道他不會寫信給你你難道不會寫信給他趙瑜道我原想寫信給他呢只是不曉得他的住址叫我將這信向那裏去寄哥哥能夠親自過去就好訪問了趙珏仰頭想了想不由拍手笑道妹子你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林小姐的住址你雖然無從探問他父親在督軍署裏辦事你是知道的你要寄信爲何不逕寄給他父親請他轉給林小姐就是了這又有甚麼難處趙瑜臉上一紅道這一層我在先原也想到只是我寫給林小姐的信有多半的話不能給

他父親瞧見心裏又以爲林小姐若無別的緣故他斷然沒有不寫信給我的道理所以挨到今日還眼巴巴的望他先有信來我才覆他的信呢趙珏將頭一扭說道奇呀你們姊妹們還信又有甚麼秘密言語不能告訴人知道呢就如你所說你不會先向他父親那裏詢問他的居址然後再詳細寫信給他有何不可事不宜遲你就依照我這樣說法快去將信寫好我此時也須得去覆方鈞一函好在閒着沒事停會子一齊向街上逛逛順便到郵局裏去投遞妹妹你看可好不好趙瑜連連答應真個回房寫了一封信信中並不會說出甚麼只是問賽姑近時境況又嗔怪他不能踐當日通函之約（我爲賽姑娘叫冤蓋此時賽姑娘陷身匪窟固已久矣）笑嘻嘻的拿着信來見趙珏趙珏的信亦已封完好兄妹兩人隨卽出了大門一直向郵局行去其時兵信暫息已經不在戒嚴期內那些街道上的舖門各家都因爲生計問題勉強照常開交易起來行人往來非常擁擠那個郵政總局却在督署左近趙珏同趙瑜走張

了好。一會才到那裏。趙玉命他妹子在門首少待。自家將那兩封信黏足郵票。放入櫃裏。剛待轉身出門。耳邊忽然聽見一陣吆喝聲音。伸頭一望。只兒遠遠飛也似的來了。一匹海馬。馬上坐着一位少年。顧盼飛揚不住的。用那鞭子拍馬的屁股。那馬展開四蹄。滑澀澀的。更留不住。轄前後擁護着許多衛兵。震得那街上塵土亂飛。行人奔避不迭。竟有許多人跌跌撞撞的。搶入局裏。暫讓這個當兒。偏生有一個老婦人。僵着腰背。耳朵又聾。慢慢的向前行走。早被在先走的那個衛兵。撞開五指猛向那老婦人身後使勁一推。老婦人只喊得哎呀一聲。早一個躡踵直跌下去。街道兩旁站了好多走路的大家。指點點的躲在一邊。竊竊私議。却不敢聲張。甚麼惟有趙瑜年少負氣兒這樣情形。剛待發話。誰知自家背後有兩個後生。直嚷起來。一個便喃喃的罵道。這野蠻時代。遇着這野蠻的人也。叫做暗無天日。那一個並不答話。只氣憤憤的跑過去。將那老婦人扶得起來。問他可跌壞了。那裏沒有正在熱鬧。那騎馬的少年。

一鞭早到耳朵裏。分明聽見那個後生罵他野蠻。頓時露着滿臉怒色。倏的將韁繩一扣。那馬便立住了。不走。少年向身邊一個衛兵低低說了。一句那個衛兵裏肯服衛兵來拘獲他。隨卽施展手脚。將那衛兵使勁一推。那衛兵已退得有好幾步。遠其餘的那些衛兵更不容分說。一齊蜂湧上前。勢將用武。任是你這兩個後生手腕下有些本領。終究寡不敵衆。被他們帶拖拽一直擁至那少兩個後生。且說趙玉那時候已認出那馬上的少年原是黎督軍第三個兒子。名字叫做黎英。本來同趙玉在陸軍學校裏先後同學。趙玉嫌他倚着父親勢燄。當初在學校裏時候。彼此遇着也只虛與委蛇。今日在郵局脫不了紓蕩習氣。當初在學校裏。先後同學。趙玉嫌他倚着父親勢燄。忽然的同那兩個後生鬧起來。好些看的人。都知道這是督軍少爺。那老婦抱這不平。觸怒了這位少爺。眼見得要吃虧。少爺那

誰也不敢再上前勸解。只是背地裏不服罷了。趙玆也知道這意思，又覺得那兩個後生頗有血性。這件事我若不替他們講個情分兒，料想被那些衛兵捉獲了去，斷然沒有好處。況且像這目前時勢，以一個督軍位分輕輕陷害幾個平民，也是希鬆平常的事。何苦白白躡踴兩條性命？想到此際，立刻排開衆人，躡至黎英面前，拱了拱手，笑說道：「黎學兄打從那裏來的？」這般匆促，小弟同你倒有許久不見了。黎英見是趙玆，慌忙跳下了馬，說道：「原來是璧如哥，幸會得。」很去年聽說璧如哥赴京應試，不知是幾時回省的。我的事多沒有工夫訪你，你如何一步也不到敝署裏去走走？幾時我還要罰作一席東道，趙玆笑道：「該罰！」彼此寒暄了幾句。這一會工夫，那黎英的氣已漸漸平復了。只是罰該罰……」容可掬，趙玆再一回頭看那些衛兵，還同那個後生在一旁揪扭呢。故意失笑，問道：「哎呀，這是爲甚麼？貴親隨在那裏，同人家生氣？」黎英笑道：「老哥不必管。這些閒事，小弟騎馬剛打從學校回署，兵士們略略碰了那老婆子一下，與這

兩個雜種原沒有相干他忽的在背後罵我野蠻可想這廝們全無耳目不把小弟放在眼裏我也沒有這閒工夫同這廝們較量我只把他帶回署裏交給軍事執法處去問一問看這廝們滿嘴裏是廣東口音當這軍情緊急之秋難保不是南邊遣他們來作偵探的便輕輕加一罪名然而又確中下文情事真是文章有膽一趙狂笑道咳說遠了說遠了像這樣未免小題大做學兄你是何等身分值得同他們區區計較他們背地裏罵着你他定然不知道你是督軍的少爺否則斷然沒有這樣的膽子小弟今天倒要不揣冒昧求學兄賞給一個臉兒放他們去罷改一天我來做個東道叫他們過來賠禮黎英笑道璧如究竟同他們認識不認識若果是你的朋友我就饒恕了他若同你沒陌路的人趕着你來惱你不成黎英這才一笑遂吆喝衛兵們將那兩個後生

鬆放下來讓他們自去。因為路上不便。久久耽擱。忙向趙珏拱了拱手。飛身跨上鞍轎。一溜煙如飛去了。這時候兩旁瞧看的人已是擁得水洩不通。剛才放開一條馬路。隨後只聽見大家一聲吆喝。彷彿轟雷一般。轉將趙珏嚇了一跳。原來衆人見趙珏做的這件事。十分慷慨。不由的約齊了喊。好說道。僥倖。僥倖。若不是這位小爺同黎少爺認識。再沒有這樣人肯上前講這天大的人情。那兩個後生雖然被衛兵放下來。身上的衣衫已是揪得不成模樣。面紅耳赤。臉上還帶着許多傷痕。忙趕至趙珏面前。深深的行了一鞠躬禮。說道。萍水相逢。荷承錯愛。也非套言。可以相謝。務乞先生告訴我們名姓。好讓我們逢人說項。項荷承錯愛。也非套言。可以相謝。務乞先生告訴我們名姓。好讓我們逢人說項。

到處游揚。以誌隆情。而播盛譽。趙珏也疾忙還禮。笑道。先生爲老婦不平。兄弟爲先生們不平。同此熱心。何勞稱謝。小弟原名趙珏。表字璧如。又指着身旁他妹子說道。這便是舍妹趙瑜。適才先生們的舉動。甚合我這妹子的意思。先生們若不發揮。我們也是要發揮的。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道也是人人同具。

的心理那兩個後生格外佩服又同趙瑜行了禮。堅問趙珏居址。趙珏遂告訴了他。轉問他們姓名。他們却不開口。各人從衣襟裏掏出一張名片。姓名居址都詳細載在上面。趙珏接過來。畧看了看。便拱手向兩人告別。偕同趙瑜仍回舊路。先前跌倒的那個老婦所幸傷不甚重。家屬得了這樣消息。少不得將他攙扶回去。不必細表。兄妹兩人回家之後。閒着沒事。便重行提到今日路間的事迹。趙瑜依舊氣憤憤的不服。那黎英妄作威福。趙珏笑道。今日時代還有甚麼公理可講。他能彀看我情面。不敢橫行到底。也就算他好處。萬一真怪我多事。連我都呵斥下來。依然將那兩個後生捕捉而去。任是你不以爲然。你這纖弱質有甚麼本領。轉去以卵擊石。像你這樣激烈。若是叫你到外邊去走動。非親非故。他轉忙忙的去攙扶他。這等人却要算是熱心公益。他這名片上既

說着住在明星樓。哥哥明天何妨去會會他們。要交結朋友還是像這樣朋友可以交結得呢？但是我瞧那姓宗的爲人倒還精細，像個智勇深沈的人。那個武星齋就不然了。只管一味價罵人野蠻。至於那跌倒的老婦，他却不問他死活，未免鹵莽。有餘縝密不足。（此等處俱爲下文伏線，並非閒筆。）哥哥你看我這評論可還確不確呢？趙珏笑道：「確極，確極！」妹子可謂觀人於微了。此時却不必忙着去會他們。顯見得我們有些自矜恩惠，像似索他酬報一般。轉被人看得太輕，非大丈夫的舉動……兩人正在閒話，忽的門房裏家人持着一封請客單子，忽然的進來遞給趙珏。手裏趙珏看畢，笑道：「我方纔不願意去訪他，請客單子忽然的進來，遞給趙珏。」趙珏看畢，笑道：「我方纔不願意去訪他，請客單子忽然的進來，遞給趙珏。」

他們此時轉來請我們了。他約今晚在洞賓樓酒敍，內中還擬請妹子前往。妹子你還高興去不去呢？趙瑜笑道：「驚生的人我如何可以同他們在一處吃酒？你妹子雖然假託文明，這文明的程度一時尚不能到此地步。（調侃世俗不少。）哥哥請自便，我是不能奉陪。趙珏點頭稱是，隨向家人說了。一旬。

說你去分付來人今晚我准到洞賓樓便了家人答應出去趙珏一直等至日落時分果然獨自到了洞賓樓上了樓梯早見一間房裏有人笑着招呼趙珏見是那個武星齋便隨着走入一座房間那姓宗的亦卽笑面相迎讓趙珏在客位坐下趙珏望了望却好沒有別的外客隨卽向那姓宗的說道久安兄未免客氣二公光降敝地兄弟尙未盡一分地主之誼今日轉承寵召實在愧不敢當不敢動問二公此來有何貴幹在敝地究竟還有許多時候耽擱宗久安笑道小弟因爲到貴省訪一親戚不料舍親業已他往是以目下暫寓明星客棧至遲大約不過耽擱一星期之久就要仍返廣東今天不幸在路途之間橫遭強暴若非先生慨然出任排解小弟們定然要吃那廝虧苦像先生這樣斯文的人如何會同那廝結識倒要請教請教趙珏便將自家同黎英在陸軍學校裏同學的話一一告訴他們隨又說道看是大家同學至性情臭味却不可相投今日若非爲二公解紛弟對於此人早已避而不見了武星齋大笑道只可